

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

96

秋瑾

高翔著
●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6
2:96



学术顾问

季羨林

钟敬文

启 功

程千帆

丛书策划

侯忠义

杨爱群

特邀编审
(按姓氏笔画)

宋加哲

张 俊

张国星

林 辰

侯忠义

欧阳健

高 翔

董文成

傅憎享

薛 勤

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

（第 50 种）

秋 瑾

高翔著
◎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秋瑾/高翔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9. 1

(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

ISBN 7-5313-2051-7

I. 秋… II. 高… III. 秋瑾 (1877~1907) — 文学评论
IV. I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5710 号

秋 瑾

高 翔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辽宁建平兴海打印中心制版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61 千字 印张: 3½ 插页: 2

印数: 1—8,000 册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杨爱群

王维良

王 颖

责任校对: 侯俊华

封面设计: 杜凤宝

版式设计: 马寄萍

ISBN 7-5313-2051-7/I·1789

本册定价: 6.00 元 总定价 (全 100 册): 600.00 元

目 录

引 言/1

一、闽花初绽/3

二、湖湘婚恨/13

三、京华岁月/19

四、咏物吟情/26

——秋瑾早期诗词论一

五、忧患家国/31

——秋瑾早期诗词论二

六、东瀛革命/38

七、热血之交/43

八、刀剑情结/50

——秋瑾侠义人格特征论一

九、仁侠之道/56

——秋瑾侠义人格特征论二

十、张扬女权 /63

十一、情系中华 /73

——秋瑾后期文学创作论一

十二、感悟生命 /79

——秋瑾后期文学创作论二

十三、透发新声 /86

——秋瑾后期文学创作论三

十四、浪漫艺旅 /91

——秋瑾诗词艺术风格扫描

十五、运筹义举 /96

十六、丰碑高耸 /104

结 语 /110

引 言

海上,浪涛汹涌翻飞,在阳光映照下宛若玉壁高耸,与天相衔,壮阔无比。

被日本租用的德国“独立号”轮船,从塘沽附近的海湾起航,通过黄海,向着正东方向的日本劲驰。

一位身着夏日浅蓝色素装、容貌英美俊俏、肤色白皙的年轻女性,此时正手扶船舷伫立船上,面对“水天一色”、“银涛壁立”(秋瑾:《轮船记事》)的大海,不由得豪气顿溢,诗情涌发。恰在此时,同乘一船的日本人石井向其索和,她稍加思索,便高声吟哦起来:

漫说女子不英雄,万里乘风独向东。

诗思一帆海空阔,梦魂三岛月玲珑。

铜驼已陷悲回首,汗马终惭未有功。

如许伤心家国恨,那堪客里度春风?

——《日人石井君索和即用原韵》

那日本人也许对诗的雄浑与清丽尚未多有意

会,但对这位南国青年女性的一颗充满青春气息和英雄气概的不安定的灵魂,是分明感受到了。

这位儒雅雄爽的女诗人便是秋瑾。她带着一腔热血,毅然抛雏别家出走东瀛,去寻找志同道合的事业之朋侣、拯救国家和民族危亡命运的良方,并以此为起点,走向了在其人生道路上短暂但却最具光彩的民主革命的路途。

这是公元 1904 年春夏相交之际,年轻的秋瑾仅二十八岁。

一、闽花初绽

1877年11月15日,伴随着秋季菊花的盛开,福建厦门秋姓的官宦人家里,一个女婴啼哭不止地来到了人世间,她就是二十八年后的渡海赴日的秋瑾。

首先应当说明的是,关于秋瑾的出生日期,学术界说法不一。归纳起来,共有五说。

其一为1875年。秋瑾异母弟秋宗章在《六六私乘》中指出:“伯姊实生于闽,时为光绪元年夏正十月十一日也。”(郭廷礼编《秋瑾研究资料》第一一三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下凡引此书不再注出。)徐双韵在《记秋瑾》中也指明秋瑾生于“1875年农历十月十一日”(《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二〇五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此外,赵而昌在《记鉴湖女侠秋瑾》(《风雨谈》1944年第九期)、王慰慈在《关于秋瑾的确切生年》(《解放日报》1981年5月14日)、秋经武在《秋瑾生年为1875年》(《浙江学刊》1983年第二期)、晨朵在《关于秋瑾的生年、卒岁和生地》(《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三期)、陈象恭在《秋瑾年谱》(《秋瑾年谱及传记资料》,中华书局1983



秋 瑾 像

年版)中,均持此说。

其二为 1876 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三四年级学生与古典文学教研组合编《中国文学史讲稿》持此说。

其三为 1877 年。王时泽在《秋瑾烈士瑾略传》中指出秋瑾“生于 1877 年(清光绪三年丁丑岁)”(《湖南历史资料》1980 年第一辑,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郭延礼早年持“1875 年说”。新时期开始之初,他对此说重新进行思考和研究,并在《浙江学刊》1983 年第二期发表《关于秋瑾生年的再探讨》一文,对秋瑾生于 1877 年之说进行了详细考证。

其四为 1878 年。胡安权在《王炎华谈她的外祖母秋瑾》(《人物》1980 年第四期)中,记载了秋瑾外孙女王炎华的谈话:“我的外祖母是属虎的,比她妹妹秋瑾大两岁,照生肖推算,应该是 1878 年。”俞观涛在《秋瑾生年应为 1878 年》(《浙江学刊》1983 年第二期)、游国恩等在《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中对此说给予认同。

其五是 1879 年。吴小如在《秋瑾烈士生年考》一文中认为“秋瑾的生年应该推定在 1879 年”(《文汇报》1961 年 10 月 24 日)。吴秀峰等与张瑞莹《关于〈秋瑾烈士生年考〉的补充》(《文汇报》1961 年 12 月 10 日)、邵雯《秋瑾出生年代初考》(《历史研究》1978 年第十一期)等文予以认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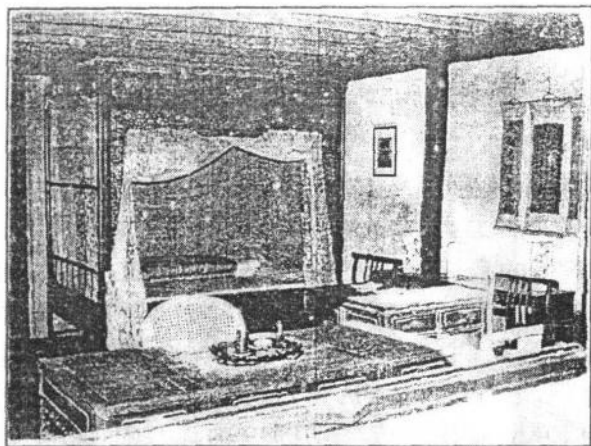
上述五说中,以 1875 年、1877 年和 1879 年

为最具代表性,本书依“1877年说”展开论述。

此外,关于秋瑾的出生地,学界说法也不尽相同。一说厦门,徐双韵、陈象恭持此说。一说福建同安(当时属厦门府),以秋宗章为代表。一说福建云霄(当时属漳州府),持此说者有吴秀峰、张瑞莹等人。郭延礼认为“同安”说尚有根据,但未见佐证,因此,他的认定比较宽泛,认为秋瑾“生于福建南部某县”。又见马蹄疾在《被鲁迅喻为中国美玉的秋瑾》(《鲁迅生活中的女性》,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一文中认为秋瑾生于浙江“绍兴城内长桥”,但未见作者有详细考证,此聊备一说。本书谨依据“厦门”说展开叙论。

秋瑾出生地厦门,是中国东南部重要的沿海城市,是当时发达的港口,与台湾隔海相望;虽饱经列强的欺辱,但也因交通便利、信息迅捷、贸易繁荣而往往得风气之先。因此,这里不仅风光旖旎,而且人们敏锐深刻地感受着时代风云的变幻,有着强烈的变革欲望和崇新求异心态。这种社会人文环境,显然是秋瑾日后成为民族英雄的一种基因。

秋瑾原名闺瑾,字璇卿,号旦吾,别署鉴湖女侠。留学日本时改名瑾,后易字竞雄,笔名有秋千、汉侠女儿等。秋家居住福建时值近代,是因祖父在福建任官职而搬迁至此。秋氏家族世居浙江绍兴的福全山,“聚族而处,耕织自给”,世代务农。而说起秋族门风之变,还有一段饶有兴味的史话。



绍兴秋瑾故居卧室兼书房

据秋宗章说：秋氏“传至某世，有兄弟两人，弗乐耕耨，请于父，愿就外傅，父不许。兄弟窃就村塾请业，深夜同榻，置瓦灯于侧，共枕而读，如是者数年，父不知也。俄而次子以瘵没，父廉得其情，禁之益厉。某岁，长子饰辞晋郡，应童子试，一战而捷，名列前茅，贺喜者踵门，父犹疑其误。子归，询之良确，大喜过望。自是吾族遂以耕读传家，渐负乡望”（秋宗章：《六六私乘》）。秋氏家族于东汉之后始有为官者。秋瑾的始祖秋君官至会稽郡守。这使世代耕织的整个秋氏家族振奋不已，并从此形成读书仕进的家族氛围。自东汉以后，秋家为官

者不绝。仅清代以来,秋瑾高祖秋学礼任秀水(浙江嘉兴)教谕,曾祖秋家丞,在江苏华亭、青浦、上海、南江等地任知县,在邳州(江苏邳县)任知州。祖父秋嘉禾,历任台湾鹿港厅、福建云霄厅、厦门海防厅同知。父亲秋寿南,肄业于杭州紫阳书院,1873年(同治十年)乡试中举,具备了做官的资格,后官至三品,为湖南彬州直隶州知州。

秋瑾的童年,基本是在福建度过的。少年时也曾台湾生活二年左右。在闽台期间,秋家居宅无定,而是随其祖父或父亲任职地方的变换而不断迁移。厦门、漳州、云霄等地,均留有秋家居迹。秋瑾生活在急遽变动的中国近代社会,中华民族遭受着外国列强的深重欺辱与压迫。她童年生活过的闽南一带,自鸦片战争以来,已成为外国侵略者肆意践踏的土地。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使厦门成为通商口岸之一,任由外国人从事商业和传教活动。自幼便目睹了外国人在中国土地上为所欲为和清政府的无能,使秋瑾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在云霄,这种刺激更是有增无减。秋瑾祖父秋嘉禾时任云霄厅同知,秋家就住在官衙内。秋嘉禾所任是分管海防事务的一级长官,多与洋人打交道。外国商人向中国输入毒品,又从中国盗走文物,且抗拒中国海关检查,稍不如意,便以违反条约为由蛮横纠缠,又以武力相恫吓。秋瑾曾亲眼看到外国人在官府堂前指手划脚对着祖父咆哮叫骂,祖父一脸

气愤又不得不任其歇斯底里。这一幕给少年秋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激发了她最初的反帝爱国激情。1884年,法国两艘军舰侵入福建、台湾等地,不久,中法正式宣战。年幼的秋瑾对此极为愤怒,她对母亲说:“红毛人这样厉害,这样下去,中国人要成为他们的奴隶了!”(秋高:《秋瑾轶事》)表现出一种鲜明的民族忧患意识。

童年的秋瑾,对摧残和压迫女性的封建律条和陋习,具有一种本能的反抗。随着她年龄的增长,秋瑾应被施以缠足。这种人为地致使骨骼变形、肌肉糜烂所带来的痛苦,令幼小的秋瑾难以忍受,而这种缠足又仅对女性而施为,更使秋瑾感受到了世间的平。在秋瑾的强烈反抗下,父母终于顺从了她的意愿,揭下了层层裹在她脚上的布带子。但是,缠足所带给她的精神上的阴影,却始终挥之不去。从秋瑾人生道路的印迹来看,她的这种对封建主义的反抗意识是与其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观念,几乎是同时萌生和迸发的。

秋瑾的父亲秋寿南少年得志,在其官场生涯中,勤恳奉职,以仕进、读书为人生要义,他无所好。如果说,在秋瑾缠足问题上,他尚显示了开明之处,但对秋瑾的读书,则颇不以为然。无奈秋瑾在学业上执着而勤奋,秋寿南只得叹惜她错投生为女儿身。但秋父毕竟非愚昧之人,见女儿聪明伶俐,便应允秋瑾从私塾学习,但又一再叮嘱家人,莫让她打扰了儿子秋誉章的学业。

秋瑾七岁开始读书,秋宗章在《六六私乘》中记载:秋瑾“幼与兄妹同读家塾,天资颖慧,过目成诵”。冯自由在《鉴湖女侠秋瑾》中也称颂秋瑾“聪颖好学,有女才子之称”。这期间,秋瑾逐渐对古典诗词显露出兴趣和爱好,时常捧着杜甫、辛弃疾、李清照的诗词集,吟诵不已。秋瑾母亲单氏“系出名门,亦读书识字”,在秋瑾面前,既是慈母,又是严师。她不仅教秋瑾读诗文,与其经常一起讨论诗词,而且指导秋瑾临摹王羲之、郑板桥的字,使其书法水平大有长进。单氏对秋瑾的“循循善诱”,令女儿终生难忘。秋瑾在牺牲前数月,曾托人绘有一幅《秋灯课诗图》,并自题一首《临江仙》,以纪念母亲对自己的谆谆教诲:

懿范当年传画荻,辛勤慈母兼师。丸熊篝火课儿时,三迁媲孟氏,折管授羲之。佳句不辞千遍读,秋霄真个宜诗。讲帏已邈悔生迟,宣文遗志在,盥手仰仪徽。

这首词细腻真切地描绘了秋母向女儿传诗授字的情景,充溢着秋瑾对母亲深切的怀念与热爱之情。正是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逐而渐之,秋瑾日益显示出其文学艺术才华,并“为先君所钟爱”,得其“教以吟咏,偶成小诗,清丽可诵”(秋宗章:《六六私乘》)。这无疑为秋瑾日后成为具有鲜明的雄浑豪放风格的女诗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秋瑾自幼性格豪爽坚毅。但在那个晦暗的封建时代,女性随其性别而注定了其不能进入公众社会的可悲地位。秋瑾虽然也曾遵循祖训,“及笄以后,渐习女红”,而且“尤擅刺绣,虫鸟花卉,阴阳反背,自出心裁,靡不毕肖”。然而,秋瑾毕竟“顾性不乐此,旋即弃去”(秋宗章:《六六私乘》)。之所以如此,无疑是诗书生活对她产生着极大的诱惑力,“爱翻声谱常抛绣,为买图书每脱簪”;“因书抛却金针,笑相评;忘了窗前,红日已西沉”,便是她青少年时期生活的真实写照。

重侠尚武,是秋瑾性格的重要方面。这在其童年时代便已显露出来。少女时的秋瑾,便有这样的诗:

莫重男儿薄女儿,平台诗句赐娥眉。
吾侪得此添生色,始信英雄亦有雌。

肉食朝臣尽素餐,精忠报国赖红颜。
壮哉奇女读军事,鼎足当年花木兰。

——《题芝龕记》

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气涌荡于其中。尽管阅读《女四书》、《女诫》等也纳入她的读书生活中,但《史记·游侠列传》于她影响尤甚。朱家、郭解等人的侠肝义胆,令秋瑾敬重不已。而习武成为秋瑾青少年时代生活的另一重要内容。秋瑾习武,开始是

自编动作套路,晨练不辍。母亲见状,便带她拜四表兄单宝勋为师,学习骑马、武术等。表兄武功高强,以打斗起来十几个人不得近其身而声名远播。但向出身名门的少女传授武术,还是第一次。起初,表兄对秋瑾习武的长性,尚存疑虑。渐而久之,秋瑾的执著使他深受感染。由于秋瑾的刻苦,她的拳、枪、棒及骑术,日见精熟。秋瑾习武,当时是以找到一条除暴安民、施展抱负之途径为目的,而对日后能以充沛的精力从事革命活动也多有助益。